

銀海豔星錄之十四：

梁兄哥熱潮

莫珍莉

——凌波的傳奇(下)

(本文插圖刊第37頁)

回國宿願終於得償

「凌波迷」在北市橫行無忌，叫囂瘋狂，達到叫人驚奇，望而生畏的程度；實則與發行「梁祝」一片之公司，故意推波助瀾，藉以升高其票房紀錄有關連。

譬如：當時有一位王姓中年婦人，一連觀看「梁祝」九十六場，且有戲院票根及收票小姐為證。於是，發行「梁祝」的明華影公司頒贈她一座「最佳觀眾獎」。從此，爭看「梁祝」的影迷，愈來愈多。

那時，臺北市中華路靠西門圓環地方，開有十多家唱片行，特臨時改售各種翻版的「梁祝」歌曲及對白，每日從朝到晚播放不停。那一陣子，「遠山含笑，清水綠波映小橋……」、「我為你淚盈盈……」、「我是個呆頭鵝……」，以及「梁兄哥啊！」的聲音，此起彼落，由擴音機播放出來，瀾漫在臺北的每個角落裡，震盪在所有的時空裡；誰敢去干涉？誰敢去取締這種「噪音」？

這一年——民國五十二年，臺北市片商公會

發表全年各種最賣座的十大名片，以凌波主演的「梁祝」高踞第一位，共計首輪上映一百八十五天，觀眾多達七十二萬一千九百二十九人，佔北市總人口的三分之二強，因當時北市人口約為一百萬；票房總收入是新臺幣八百四十萬三千六百七十九元，打破中外影片有史以來在北市賣座的最高紀錄，使國片首次壓倒西洋片，揚眉吐氣。

新聞局於五十二年九月四日公佈的第二屆金馬獎得獎名單，「梁祝」出盡風頭，獲得六項大獎，包括：最佳劇情片、最佳導演（李翰祥）、最佳女主角（樂蒂）、最佳演員特別獎（凌波）、最佳剪接（姜興隆）、最佳音樂（周藍萍）。

評審委會頒給凌波一座最佳演員特別獎，可謂絞盡腦汁，煞費苦心的決定。因為，凌波在「梁祝」片中女扮男裝，反串男主角，如頒給最佳男主角獎，而她却是女兒身，不是「真實的男主角」；如頒給她最佳女主角獎，她扮演的又是男主角；何況真正女主角是樂蒂。

樂蒂獲得最佳女主角獎，實至名歸；而凌波在片中唱做俱佳，演技絕好，有口皆碑，大批幾

近瘋狂的「波迷」作她的後盾，倘不給她一個什麼獎座，主辦單位及評審委員可有苦頭要吃。為遷就事實，幾經激辯，集思廣益，終於想出頒發一座最佳演員特別獎的妙招，獎品大小及獎金數字跟樂蒂一樣，各得金獎一座及獎金新臺幣四萬元。

「波迷」聞訊，十分高興；於是，積極籌組「捧凌波團」，集會多次，決定聯名寫信給凌波，歡迎她親自回國領獎，願負擔她的來回機票及一切觀光旅遊費用。還聲言要發動二千「波迷」，在中山堂光復廳舉行一次盛大的歡迎茶會。

熱愛樂蒂的影迷，泰半是女學生，年紀幼小，無錢無勢，當然無法以有形的具體行動來歡迎樂蒂，在聲勢上怎敢與「波迷」對抗。這就是樂蒂謝絕回國領取金馬獎最佳女主角獎的原因，就心受到冷落，吃痛嘔氣。

於是，凌波在邵氏公司及臺北片商的大力鼓動下，為了祝壽、領獎、籌募勞軍捐款及新片「花木蘭」隨片登臺；最重要的是凌波要一償六年前回國不成的宿願，再方面是要答謝「波迷」的熱愛，乃決定回國風光一番。

歡迎盛況人山人海

五十二年十月三十日上午十時許，凌波由香港搭乘國泰班機來臺，護花使者是邵氏製片主任鄭文懷，為躲開萬千「波迷」的熱情包圍，班機改停松山軍用機場。因為，當時機場尚未擴建，不管民用或軍用都頗窄小，且兩機場的出入口通道皆在敦化北路起點交叉會合。

當歡迎凌波的車隊，從軍用機場出來，甫抵敦化北路口時，即被守候在民用機場的上千影迷發現，像螞蟥雄兵般迅速地重重包圍過來。駕駛凌波座車的司機看見前面人潮排山倒海湧來，嚇了一大跳，不顧一切地急忙倒車，因用力過猛，竟把那輛刻意借來給凌波代步的新型奶油色敞篷轎車撞到機場大門口牌樓旁的水泥大柱子上，把車屁股撞壞了；要不是車上的幾位護花使者用勁拉住，凌波的腰部必然會受傷不輕。

凌波的座車拋錨，進退不得；影迷蜂湧而至，有些太熱情了，伸手向她身上扯這摸那的，使在身旁擔任「保鏢」的警察們捏了一把冷汗。

打從軍用機場起，沿着敦化北路、南京東路、中山北路及中山南路的兩側安全島上，自動塵集的影迷，人山人海，至少在二十萬人以上。這些佇候歡迎的影迷，當然以自稱「波迷」的婦女佔絕對多數。這個場面，只有當年歡迎美國艾森豪總統的盛況，堪與媲美。

這時，湊巧有一輛市警局刑警隊抓小偷的警車，停靠在附近路旁。於是，擔任「保鏢」的護花使者們臨機應變，請兩名刑警前來協助，他們

把凌波從敞篷轎車中拉出來，然後像裝貨品一樣，將她塞進橘紅色警車內；而警車內還坐有三名剛抓進來的扒手，他們做夢也沒有想到，今生會和凌波同坐一輛「囚車」。

警車載着盛裝麗服，俏美多姿的凌波，和衣衫不整的扒手們，從敦化北路口折駛民用機場，再從側門溜出，才算躲過「波迷」的包圍圈。

可是，沿途佇立街頭的「波迷」，據最保守的估計也有二十萬人以上，他們望眼欲穿，還在痴痴地等待，情緒逐漸焦灼、煩燥、失望與忿懣，甚而有的口出怨言，指責接待單位安排不週到。

凌波身不由己地被警車載往延平南路三軍軍官俱樂部，驚魂未定，來不及整裝理容，便去中華婦聯總會謁見蔣總統夫人宋美齡女士；蔣夫人慈祥地問她有沒有什麼困難？需要什麼幫助？凌波臉色發青，渾身酸軟而略帶顫抖，除了直搖頭，一句話也講不出來，真像一隻「呆頭鵝」和「大笨牛」。

花車遊行答謝影迷

當天晚上，凌波要在中國及遠東兩家戲院籌募勞軍捐款義演，隨她主演的新片「花木蘭」首映登臺獻唱。但附近幾條街影迷雲集，她的座車開不進去。最後，勞動警方柔道高手「三劍客」及「四金剛」開道，簇擁着「梁哥哥」闖進了重圍。

由於人潮洶湧，這些護花使者眼見情況緊急，就心陷身於人潮擁擠而形成的大漩渦內，進退

兩難。於是，他們有的拉住凌波的手臂，有的抱住凌波的腰肢，硬把她拖進了戲院。事後，凌波對記者說：「我當時的兩隻腳沒有着地，就飄進戲院了，險些兒被五馬分屍，全身酸痛了很久！」大家都深信，她的犧牲是够大的。

她在戲院後臺，只喝了一杯冷開水，即出場演唱，但見滿坑滿谷的影迷，掌聲不絕。她接受中影公司的小姐們獻上的幾束玫瑰花後，她的第一句：「遠山含笑……」就迷魔住在場影迷的心，響亮的掌聲從四面八方湧向臺上。她共唱了四支黃梅調，其中兩首是「梁祝」插曲，另兩首是「七仙女」的；剛唱完，又匆匆趕往遠東戲院演唱。

第二天（三十一日）對凌波來說，是够忙的，因昨天來臺時，勞駕了二十萬以上的影迷，在豔陽高照的街頭，苦候了幾小時，未能一睹凌波的「廬山真面目」，自是懊惱萬分，火冒三丈；為使熱愛她的影迷得償宿願，特別臨時安排她於上午十時起「花車遊行」市區。因那時臺北市的交通不算擁擠，說遊行就遊行了；要是換了現在，如只為了某一個女星要答謝影迷，讓半個市區交通癱瘓，是絕對辦不到的。

遊行的花車是臨時改裝，並不華麗美觀；可是，沿途的觀眾，擠得水洩不通，臨街窗口及屋頂上，也輾擠着爭看「梁哥哥」的人頭。成串的鞭炮炸響的紙屑與硝煙，瀰漫街頭，彷彿大陸上元宵節看花燈的盛況。凌波穿了一件蘋果綠的短袖旗袍，頭上包着花絲布，臉上浮着笑容，雙手不停地上下左右揮招致謝。花車上有洋傘，她不

願撐起來；也有椅子，她沒有坐，寧願站着揮手；備有汽水，她沒有喝。她說：「影友們在大太陽下歡迎我，我怎好意思喝汽水。」

由於，車上沒有扶手，在重慶南路交叉口，花車閃避一名亂竄的小孩，一個緊急剎車，凌波險些兒從車上衝跌下來。此後，擔任保鏢的「三劍客」及「四金剛」，分別摟住凌波的腰肢，免得再剎車時發生意外，對於此摟腰的工作，為使勞逸平均，他們是輪流來做的，盡心盡責，狀至愉快。

花車遊行路線，全長約三十公里，沿途佇足觀看的「波迷」，估計在五十萬人以上，估當時臺北市人口二分之一強。因之，香港翌日的報紙，莫不譏諷臺北是一座「瘋人城」；居然把一個初次躍登國語影壇的新人，當作英雄來崇拜與歡迎，真是匪夷所思。

殊榮聲譽集於一身

凌波在六年（四十六年）前，藝名還叫小娟，想來臺灣不可得；而今，却有上千人聯名邀請她來，使臺北全城男女老幼為之瘋狂，交通癱瘓了一小時又十五分鐘，這是凌波做夢也想不到的。對凌波來說是異數，是奇遇；在演藝界亦是空前絕後的殊榮與傳奇。

凌波花車遊行甫畢，緊接着於中午十二時十分，前往總統府祝壽簽名冊上簽名，向蔣總統祝壽。下午二時又參加五十二年國語影片頒獎典禮；且從新聞局長沈劍虹手上接獲金馬獎「最佳演員特別獎」的獎金和獎狀，在大會上還代表香

港自由影人致謝詞；可謂集殊榮於一身。

十一月一日中午，凌波仍搭乘國泰班機返港，結束了她在臺北五十小時的旋風式訪問；其所獲得的殊榮、聲譽、溫情及近乎瘋狂的歡迎，值得她一生懷念不完，沒齒難忘。

五年之內獲四大獎

凌波回港後，身價陡漲，從影前途看俏；於是，邵氏影城內不少未婚男士，卯足吃奶的勁，各顯神通，展開追求攻勢。其中，尤以宣傳部主任何冠昌，趁業務上的方便，近水樓臺，較佔優勢。惟聰明的凌波，曾經滄海，飽歷風霜，好不容易熬出頭，怎肯又盲目躍進情網，自尋煩惱。直到金漢出現了，她緊閉的心扉，才審慎地微啓了一道缺口。

為了專心拍戲，婉言謝絕許多類似「愛情遊戲」的邀約，「花木蘭」一片是她所主演的第二部國語片，演出專心賣力，成績可觀，榮獲一九六四年（五十三）第十二屆亞洲影展最佳女主角獎，受封為「亞洲影后」。緊接着一連七、八年，她都馬不停蹄地忙着主演一部接一部的新片，幾乎沒有喘息的時間。這段日子裏，她是香港主演新片最多的明星，所演新片包括：「七仙女」、「萬古流芳」、「血手印」、「宋宮秘史」、「故都春夢」、「雙鳳奇緣」、「紅伶淚」、「美人魚」、「西廂記」、「江湖奇俠」、「鴛鴦劍」、「金石情」、「魂斷奈何天」、「女秀才」、「明日之歌」、「情劍恩仇」、「新陳三五娘」、「雙喜臨門」、「烽火萬里情」、「裸血

」、「兒女是我們的」、「殺機」、「三笑」、「太陰指」、「啞吧與新娘」、「童子功」、「火拚」、「十四女英豪」、「馬蘭飛人」、「我父我夫我子」、「包青天」、「啼笑姻緣」……等片。

上述的影片中，有古裝片，也有時裝片；在古裝片中，凌波仍然以女扮男裝演出的機會較多，因為臺灣地區的中年婦女觀眾，喜歡她那種瀟灑風流，儒雅俊俏的男裝打扮。邵氏公司針對「波迷」心理，為了生意經，此類影片拍得最多。足見這七、八年中，凌波在演技上已有驚人的突破，其所演的角色已不限於女扮男裝，亦不囿於古裝片的窠臼。譬如：一九六八年（五十七）她曾主演一部時裝片「烽火萬里情」，她以真實的女兒身擔任女主角，結果榮獲第六屆金馬獎最佳女主角獎。由於，在「火」片中的優異演出，又於同年榮獲中國文藝協會頒發的「最佳電影表演獎」。總計她於五年中，先後在國內外連獲四項大獎。

開個缺口容納金漢

名成利就的凌波，突然於民國五十五年六月十八日上午由金漢伴同，悄悄地前往香港婚姻註冊署辦理登記後，旋即到香港的半島酒店宣佈正式結婚，完成婚禮。且於當天下午搭乘日航班機飛抵臺北，在自由祖國歡度了兩天的蜜月。

凌波這次的蜜月旅行，在臺北造成的盛況，雖沒有三年前令臺北變成「瘋人城」的騷亂，但在松山機場仍有數千「波迷」前往歡迎，以一睹

這對「金童玉女」式的新人美麗姿容為快。以至在六月的大熱天裏，也造成氣氛愉悅的轟動。

凌波、金漢夫婦的臨時「洞房」，設於第一飯店七〇一號套房，為避免「波迷」打擾，門口站了四、五個警察保護。在記者會上，凌波透露：她在拍「花木蘭」一片始認識金漢，金漢在片中飾演李將軍，二人演對手戲，遂萌生愛意，暗埋心底。後來，二人主演古裝片「雙鳳奇緣」，戲中飾演新婚夫妻，且入洞房的旖旎鏡頭；於是假戲真做，不久即考慮婚嫁，而今有情人終成眷屬。

六月十九日下午七時，凌波助學會在中山堂中正廳為凌波和金漢開了一個慶祝會，場內擠滿二千四百餘觀眾。會中凌波將其價值二千多元港幣的法國新娘嫁裝當眾義賣，得款五萬元，其中二萬元用作勞軍，三萬元捐給社會慈善事業。翌日，他倆又飛往日本，繼續其蜜月旅行。

凌波、金漢回港後，新居安排在九龍窩打老道山A一號五樓，三房兩廳，牆壁都粉刷成咖啡色，房價略值港幣七萬五千元，凌波勞碌了十來年，總算有一個屬於自己的「溫暖的愛窩」。

凌波婚後，與夫婿金漢在邵氏公司繼續拍片。金漢原名畢仁序，山東人，身高五呎十一吋半，年齡比凌波小三、四歲，拿現在流行嫁個「小丈夫」的尺度衡量，金漢並不算小，何況他體型魁梧；比凌波還高半個頭呢。

六十三年以後，邵氏又走武俠打鬥片路線，黃梅調和女扮男裝電影已不時興；凌波拍片機會減少，無法發展其長才，便和其夫婿金漢雙雙脫

離邵氏公司，結束了十二年的賓主之誼。

名成利就年輕祖母

凌波和金漢都熱愛電影藝術，婦唱夫和，遂與唐威、韓湘琴夫婦合組今日電影公司，由凌波擔任董事長及影片出品人。例如：「十字路」、「新紅樓夢」及「金枝玉葉」等片，皆是她自製自演，尤其後者是由金漢擔任導演；當然唐威和韓湘琴也在片中分飾重要角色，名副其實的家庭電影公司。

她婚後，除了兩次因懷孕生產，休憩一段時期外，曾應邀為其他港臺公司主演新片，包括：「愛心千千萬」、「傾國傾城」、「女兵日記」、「驚心動魄」、「鄭和下西洋」、「沙家十五女英豪」及「新西遊記」等片。

中華電視臺邀請凌波主演電視連續劇「七世夫妻」及「江南春」，收視率頗高，甚獲好評。又曾在臺視演出電視劇如「富貴浮雲」等。一些具有生意眼的影劇經紀人，不惜重金禮聘凌波到大歌廳演唱，造成「波迷」擠票的另一次轟動。

民國七十年，又曾應中國電視公司邀請，擔任「金馬奔騰十八年」節目主持人，臺風穩健，十分稱職。

近年來，凌波和金漢在北市外雙溪買下一棟公寓，環境幽靜，她帶著兩個年已十多歲的可愛兒子，伴着老公金漢享盡天倫之樂。如在臺北住膩了，他們可回香港的家住一陣子；實在說來，她非常喜愛臺灣的家，因為這裏有成千上萬熱愛

她的「波迷」，及許多令她一生懷念不盡的美好回憶。

凌波是個傳奇人物，她小養女時代的折磨辛酸，她小娟時代的苦難遭遇，叫人傷心淚落不堪回首。但當她女扮男裝的凌波時代來臨，飛上枝頭變鳳凰，蛻化成女性和男性「波迷」同時崇拜的偶像，一夜之間使大臺北淪為「瘋人城」。跨進國語影壇不到六年，連獲國內外四項大獎，名滿國際。最令人嘖嘖稱奇的，她今年芳齡僅四十八歲，但她少女時與旅非富商施維熊所生兒子施永輝；今年已滿三十歲，結婚生子，凌波已晉級為「最美麗最年輕的祖母」。

上帝似乎特別眷寵她，因而，許多奇遇和傳奇，皆發生在她一人身上；她還年輕，可能尚有更多奇蹟將在她身上出現，我們拭目以待吧。

敬告留學生家長

慰藉

貴子女異鄉作客寂寞的最佳禮品，便是為他們訂份內容精彩，百讀不厭的「中外雜誌」，請將 貴子女在國外詳細地址填妥，連同全年訂費新臺幣壹仟貳佰元，交郵政劃撥〇〇一四〇四四一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立即按址按期寄書。